

MIANYING·MIANYING



面影

贺东久 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序

叶 鹏

—

贺东久摆弄他的想象，如同战士摆弄刺刀、手榴弹。他在瞬间，就把士兵的头颅，变成了“装满思想的炸弹”（《古战场抒情》）；把士兵的眼睛，变成了“天生雄性的太阳”（《以太阳和月亮的声音，宣布》）；把士兵的勋章，变成了一片“金黄的杀伤”（《同上》）；把士兵的钢盔，变成了太阳下盛开的金葵般的“桂冠”（《士兵的桂冠》）；把士兵的墓地，变成了“庆贺战争惨烈的精制蛋糕”（《墓地》）。他的想象变化无常，在一首诗中往往络绎不绝，接踵而至，叫人应接不暇。然而，他最漂亮的想象常常穿上了国防绿军装，或者在军人情感的汤罐里浸泡升华，使之发出幽幽的莹光，和士兵的心灵融为一体。

不，他的想象从昨天军旅诗的客体草丛中飞出，而栖落在今天的军旅诗主体情感的枝桠中，他的想象在士兵的

心灵中游晃，以它强有力的造型力量，把士兵的心灵和情感塑造得更真实，更美丽，使思想更加知觉化，形象化。

他的想象中，透出了军人粗犷豪爽，惨烈的质感。

对于诗人来说，这想象力该有何等重要，它“以一种狂幻的估计而把微小的对象一直膨胀到充满了我们的灵魂；它又以一种粗鲁的狂妄把宏伟的对象一直缩小到它自己的尺度之内”。（帕思卡尔《思想录》46页）我理解，这想象绝不仅仅意味着用比喻使某个诗句对象化，这想象也不仅仅意味着在一首诗里堆砌上些许孤苦零丁的意象，这想象要的是对艺术对象整体的把握和揉搓，要的是对各种艺术手段的自若调度与综合。

二

贺东久的情绪被高昂所支撑，久久地处于亢奋之中。他有过思索，也有过痛苦，但挂在脸上的，却永远是爽朗的笑，似乎忧愁和悲伤与他无缘，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乐观、自信、满不在乎和无所谓。即使是最严峻的人生生离死别时刻，他也少不了把诗神裹在轻松的歌布里，作一番调侃和戏弄。面对着飘泊的家庭，他的调子是硬朗的“勇敢些/永远保持优美的微笑/分离时/以少女的骄傲/把辫梢咬紧/”（《婚礼上，送你一颗红五星》）；看着即将截肢的伤腿，他的声音坚实，滑稽而又故作轻松“再见啦/我的经脉如江河/肌肤如土地的腿呵/再见啦/会唱歌、会呻吟、与

眉毛同样富于灵性的腿”“……走吧/再见啦/迈开正步/昂然向前/对准命运的大门/飞起一脚，把悲剧踢得很远很远/（《脑与腿的对话》）他还对着在硝烟中流产的“战场之母”，呼出了“流产不是女人的耻辱，更不是怯懦”的口号，更不用说他要用阳光和月光的声音来宣布凯旋者的光荣，那该是何等地辉煌和气派。

人生是有不少关键时刻的，它往往决定人一生的命运，容不得你有半点犹豫。人生往往需要一种力来支撑人们迈开决定性的一步。贺东久的一些诗句是能给你这种力的。

尽管贺东久也写军人的似水柔情的一面，他也从不把军人作为“神”来供养，但他却知道时代和艺术赋予军旅诗人的职责，对于担负着严峻使命的这一代军人，他还是要激越的高音区，拨响他们心灵中最高尚的音响。

因而，他的感情似乎永远都可以达到沸点，他如沸水般高昂的情绪终于升华为一股豪爽气，贯注着诗心。

我担心，可又不担心，古时有“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是雄豪。古时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这是悲豪，可见豪气不一定非和虚、假、空联系在一起，它也是人间真情的一种，是伟丈夫的胸怀，是大男人的精魂，它与茫茫天宇、浩瀚海洋、无垠戈壁处于同一审美等高线。它要以自己的高昂和激越振奋民族的神经，时代的神经。你要是真正地理解军人，理解军队，你便会知道这豪爽之气的重要。它是斗志，是顽强，是光荣，是勇敢，是军人情感的精华之所在。对于民族来说，这豪爽之气是强大的振奋剂，是自

立于世界之林的不息的力。对于军旅诗，这豪爽之气是主调，是雄浑，是阳刚之美，是其应有的本色。在不少人已多少放弃这种美学追求时，贺东久依然孜孜不倦于它，难道我们不该向他致注目礼吗？

三

但是，贺东久最漂亮的诗里首先使你感受到的恐怕还不是豪气。请看《覆盖在硝烟之上的幽蓝》吧：“战斗间隙里点燃一支香烟/像诗人在静默中孕育灵感/我们在铅一样沉重的硝烟之上/覆盖上一层淡淡的幽蓝/大伙把香烟抽得丝丝作响，好让风传递这浓烈地香甜/给硝烟一个报复性的嘲讽——用吐出烟圈铸成的锁链”“呵，抽烟是士兵光荣的缺点/二分钱一根香烟并不太寒酸/二分钱的火柴能把思想点燃/二分钱点燃了战火中的欢乐/欢乐中战死不会遗憾/今天全世界都在呼吁戒烟/不知什么时候能掐灭硝烟/凭着嘴唇上这颗燃烧的太阳/士兵有权说：抽烟不是人类最大的危险。”

写得真巧。这小子，机灵得有点狡猾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不能不送给他另一顶桂冠——灵气。丽丽江南给他种下清奇空灵的因子。他的诗灵气在外，豪气在内，他让灵气充当负重载体，把豪气托升上九霄之中。从写作技巧上看，灵气或许表现为一个刁钻的角度，一个别致的构思，或许表现为联想的独特跳跃，或许表现为异向

的素材处理，或是出人意外的诗句和意境。然这似乎都不像是灵气最主要的根源。真正的灵气仿佛应该从诗人的性格来寻找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悟性”。即诗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相通的感应和轻盈灵巧的驾驭。这种相通的感应并非是大伙儿唱着小曲，欢快地迈过山坡小河所能获得。而是他独自彳亍、超然世外，或是目不转睛地冷观世相的变化，或是用双手托住脑壳长时期对蓝天白云若有所思，或是把手脚任意停放在草地上，接受那来自地层深处的温暖，或是赶紧冲上山岗，用吃惊的嘴巴吞尽那云锦般的朝霞、夕阳，也许正在这种恍惚之中，他才能接收到维系心灵、维系天宇的若断若续的万籁音响。这种长时期与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应交流，才形成如我们所说的灵气。因而，对诗人来说，与其说是观察这个世界，莫若说用心来领悟这个世界更为合适。

因而，有对社会自然人生的大彻大悟，便有大灵气，有对社会自然人生的小彻小悟，便有小灵气。

四

也许还由于没有真枪实弹地在火线上拼杀过，他的战争诗也就缺乏被硝烟浸染过的战场实感。这恐怕不是贺东久一人的缺陷，整个军旅诗都缺乏这种实弹味，缺乏炮火的红光、子弹行进的节奏以及军人大生大死的惊心动魄。军旅诗人们只听到零星的枪炮声，他们要用这种难得的战争

体验来思考一下过去很少思考过的战争与和平、生与死、高尚与渺小、勇敢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等等属于军人人生的道德准则与人生哲理的课题。

贺东久把手伸到哲理的门前，拍了拍门环。那两个门环的碰撞，就蹦出了闪亮的思想火花。虽然有些孤零，但也能照亮人们的视野。他那加大了空间的剧烈跳跃的诗句，显然使诗的内涵倍增，激起了人们的联想。

贺东久思索着：“胜利者/永远是幸运者/”“无数壮烈的伤亡/如台阶/把他们推向/一个俯视一切的高度”（《用阳光和月光的声音宣布——给凯旋者》）。他赞扬在《生与死的峡谷间的幸存者》“拄枪站立起来/伟大在于/精神的不可肢解”面对着一个家族的新生洗礼，他看到“死亡竟使人如此轻松/只有活着/并且痛苦/才是深刻的。”（《他曾是地主的儿子》）这些人生哲理被当作了诗的眼睛，捂在了诗的结尾，使他的诗很顺利地爬上了一个制高点。

我们这个时代是深深思索的时代，思索从怀疑一些观念起步，思索可以接近更高层次的哲理。我们的军旅诗也需要人生哲理，哲理的思索使军旅诗的主题骤然开阔，主题的开阔又势必引起诗人视野的开阔。人生哲理的思索还会引起军旅诗主题与题材观念的变化，它首先使哲理在诗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从简单的题材处理上升到主题范畴的系列开掘。这种变化，就可使军旅诗避免过去仅仅满足于描写军营风光、歌颂军人美好的情操的局限，可使军旅诗站在一个较高的哲学层次上来鸟瞰人生。

评论家安诺德在评华滋华斯的诗时写道：“一个伟大诗人，是要在诗的美与诗的真的规律所严格规定的条件下，把他亲自取得的‘关于人，关于自然，和关于人生’的观念，应用到他的不拘什么样的题材上。”他又说“诗人的伟大，在于把观念有力而美丽地应用到生活上——应该用到怎样生活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做一次重复的话，安诺德是赞成哲理入诗的，他要的是用哲理美丽而又深刻地覆盖住生活。

看来，问题不在于能否在诗中使用观念，而在于如何使用，在于“有力而美丽”地使用上。“有力”大概是指深刻性，这“美丽”自然面是符合美学规律了。这美丽怕不是镶嵌，不是拼贴，不是点缀，不是附会，而是元素的浸渗、溶解与贯通。它不是以警句的形式跳荡在诗的某一部位，而是在微妙而悠远之顷的情感氛围中，踏着情绪的脉搏——艺术的颤动节奏，浑圆地飘荡在人们眼前。是“在于茫漠的天海间，诗人心凝形释，与宇宙息息相通，那种沉静的沉邃的起伏潏洄。”（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有力而美丽”地使用观念，说到底，是气象雄浑的释天、释地、释人，这是哲理诗的最高境界。

五

我不知道贺东久是如何学会写诗的，我总是觉得，缪斯神对他特别青睐。要知道，他家可是几代人大字不识，而

他自己仅仅有初中文化程度。那年代，初中连现在的小学都不及。

他写诗了，是在1970年参军以后。没有诗的年代需要分行文字来装点门面，甚至为了某种“斗争”的需要。没有诗的年代人们更需要用诗来陶冶心灵。他写诗了，恐怕写过顺口溜，恐怕写过快板，在概念化的泥泞中艰难跋涉。直到新诗潮卷过军旅诗坛，直到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人们的灵魂，直到南线战争给他心灵烙下焦枯的痕迹，他似乎才真正悟出了一点诗道来。他写过反映军人复杂情感的小诗《祖国请原谅一秒钟》在当时曾引起小小的争鸣。诗和歌是不能分离的，他被调到南京军区歌舞团写歌词。他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莫愁啊，莫愁》，可能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不过他的主要兴趣仍在写诗，他的爱情诗有相当造诣，在痴男痴女中甚为流传。这使我有时感到悲哀，作为军旅诗的评论者，我希望他在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这两大主题上，要超过爱情才好。

目 录

序	叶 鹏 (1)
---------	-----------

面影

——从军之忆	(1)
光荣三重奏	(20)
留给世界的印象	(27)
战神的臂膀	(29)
覆盖在硝烟之上的幽蓝	(31)
血库	(33)
蓝天使	(35)
士兵静静地躺在墓地	(38)
活着 永远记住	(40)
我的战史将这样写成	(42)
敲响铜鼓和太阳	(45)
军人魂	(47)
大脑与腿的对话	(51)

墓群.....	(53)
他用微笑擦拭镜头.....	(56)
岁月.....	(59)
流产.....	(61)
遗言.....	(63)
自由祭坛上有两件圣品.....	(65)
最后的晚餐.....	(67)
婚礼上，送你一颗红五星.....	(70)
同看一片蓝天.....	(72)
我相信暴怒的背面.....	(74)
风暴，阻断了岸和船.....	(76)
给为海而长眠的灵魂.....	(78)
最古老和最年轻的.....	(80)
中校的履历.....	(85)
放风筝.....	(87)
老枪.....	(89)
渴求.....	(92)
血之祭.....	(94)
界碑.....	(96)
方城.....	(99)
白幕.....	(101)
逃亡者.....	(103)
纪念碑.....	(105)
死堡.....	(107)

魔指.....	(109)
战争.....	(112)
野鸽子.....	(114)
呵！淡紫色的苦楝花.....	(116)
间谍.....	(118)
格局.....	(120)
骑士.....	(123)
箫声.....	(125)
伸出花丛的枪口.....	(127)
白兰鸽.....	(129)

面 影

——从军之忆

一、告别冬日

在这个脆薄如冰的
冬天的早晨
天地间移动的
活的陨石是我

纪念碑
将因我的名字
而凝重
当泪溅湿墓草的时候
记住有一个少年
因反抗山的禁锢
而再次皈依岩石

感谢石头
将让大地颤栗的脚
得之于它的磨砺
唯其粗糙
在每一个危机的边缘
站稳 成为英雄

我的舌头比牙齿坚硬
我的胃吃犁铧
也能消化
山中轻狂少年
赴鲲鹏之约
飞向黄金谷
或者深渊

太阳的鼙鼓擂响
我走 没有眼泪
山外是我的疆场
故土只是一缕月光
被波浪漂白
在叛逆的心上

黑鸦鸦的人群
祈祷光荣

一如隆重的送葬
是谁的手
在布满枯枝的空中
频频挥动
哦
母亲白发三千丈
旌旗如林
一角猩红 在
儿子的手掌

二、心向北方

光阴如一把剪刀
把方方白布和黑布
剪成
一小块一小块历史
时间被夹在
两根手指间慢慢燃尽

猎鹿人呵
你将在这些碎布里
被涂满
政治的 宗教的
颜料
灵魂在灰烬里

感受温暖

膝盖将跪倒
并以头颅
擂响大地之鼓
向太阳的华冕
顶礼膜拜
并像神秘之树上的
果实 混淆
甜蜜和苦涩的滋味

必须学会从现在起
挤出杂念
漠视情感 藐视逻辑
以天籁的感悟
判断列车滑行的方位
将左手搭在右手上
双膝夹紧
如光荣清醒的囚徒
为祖国服役

汗血马长鬃的火焰
将照亮
南方卑俗的脸

枪刺的雕刀
将剔去那些不成熟的粉末
塑我钢铁的筋骨
石头的本像

列车轰隆向前
犹如在
两条钢丝上行走
冬的新衣上
开满白棉花
西风猎猎
鹰的翅膀删改夕阳
近了 北方
沉入敬畏的苍茫
横亘万里的方砖长廊
如迷墙

三、我的自白

这局棋布了千年
跨过楚河 汉界
不是故乡

手和腿仿佛不是
自己的了